

东方玉经典武侠作品专辑



三陵七劍

東方玉 著



海南出版社

兰陵七剑

东方玉 著

四

海南出版社

琼新登字04号

封面设计:阿 邹

版权登记图字:30—1996—02号
独家授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兰陵七剑

东方玉 著

责任编辑 刘 宇 何晓玲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105. 海口市滨海大道花园新村20号)

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1997年5月第1版 1997年5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32 字数:80万字

印数:1—6000

ISBN7-80617-891-0/I·151

全套(四册) 定价:37.8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兑换)

目 录

第二十九章	事出离奇	(755)
第三十章	太阴宫主	(792)
第三十一章	安排奇计	(817)
第三十二章	胆颤心惊	(852)
第三十三章	岳城风云	(871)
第三十四章	伏牛双凶	(906)
第三十五章	南中七剑	(922)
第三十六章	僵尸借道	(950)
第三十七章	全盘皆输	(976)

第二十九章 事出离奇

她口中继续念着“商阳”、“二间、三三间”……

一会工夫，南振岳依着她的指点，已经走完“手太阴肺经、手阳明大肠、足太阴脾、足阳明胃、手太阴心、手太阳小肠、足少阴肾等七条经脉。

只听艾如璠继续喊道：“足太阳膀胱经、手按足心、气由足小指‘至阴’上行……”

“至阴、通谷、束骨、京骨……大杼、天柱、玉枕、络却……”

南振岳脸上，已经隐现汗水，双手也微微起了颤动！

艾如璠睁着双目，轻声问道：“大哥，怎么了？”

南振岳突然停下手来，长长吁了一口气道：“天柱、玉枕之间，好像被人闭了穴道，真气难以通行。”

艾如青道：“不会错么？”

南振岳道：“不会错了，这两处阻力极强，必是特殊手法所伤……”

他突然想起自己曾在桃花源山腹之中，亲眼看到天山一魔用手指叩弹九大门派被掳诸人的后脑之事，心头暗暗一震，忖道：“莫非荆老丈和自己的母亲，都是被‘秘魔大法’封闭的穴道？”

卫劲秋道：“南兄行气冲穴，是否能把这二处穴道冲

开？”

南振岳摇摇头道：“兄弟方才连冲了几次，都未曾冲开，兄弟因这两处位属脑门要害，稍一不慎，可能会加重荆老丈伤势，运气冲穴不敢太用力道，想来如果不谙特殊解穴手法，无法解得开被闭穴道了。”

卫劲秋缓缓放下荆山毒叟身子，跨下石榻，沉吟道：“方才荆老前辈曾说伯母六脉俱沉，病在足太阴经，这么看来，和荆老前辈的伤势，极相近似，当真是被人暗算的了！”

南振岳向艾如媛问道：“妹子，你可曾听说过‘秘魔大法’么？”

艾如媛想了想道：“是了，我好像听二姐说过，总护法是在替师傅练‘秘魔大法’，详细情形，我也不知道。”

南振岳道：“这就是了，难怪九大门派这许多高手，全会被她们不动声色劫持了去，如今证明全是被宫如玉这妖女的特殊手法所伤，这种特殊手法，也是‘秘魔大法’了！”

陆明慧听得身躯一震，尖叫道：“南少侠，我父亲也伤在她‘秘魔大法’之下了？”

南振岳暗暗叫了声：“糟糕，方才一直不敢对她实说，没想到无意之中漏了出来。”

一面忙道：“令尊等人，虽被禁在山腹石室，目前还不致有生命危险。”

说到这里，突然面露坚毅之色，抬头说道：“卫兄，照目前情形看来，兄弟只好冒险一试，把家母护送到黄家堡去，宫如玉如果真能把家母治好，荆老丈的伤势，也可迎刃而解

了。”

卫劲秋点点头道：“南兄准备何时动身？”

南振岳道：“急不如快，此地距黄家堡少说也有一天路程，兄弟想立时就走，如果别无变故，五日之后，兄弟亦可赶来，卫兄和陆姑娘是否能在这里守护？”

卫劲秋道：“南兄只管放心前去，兄弟和陆姑娘两条命，都是荆老前辈救的，自当在此守护他。”

说到这里，略一迟疑，又道：“只是官如玉的话，也未必完全可信，南兄诸宜留意。”

南振岳目光闪动，坚决的道：“卫兄说得极是，家母病势重危，兄弟不得不冒险一试，她们真敢有什么诡计，兄弟也只好大开杀戒，非把她们一剑诛绝不可了。”

艾如璩道：“大哥，我们这就走么？”

南振岳点点头道：“自然是这时候走了。”

艾如璩道：“这时候想来天已经黑了一会了，大姐一再嘱咐我，务必隐秘行踪，这时候上路，自然最好不过，只是伯母病势不轻，那哪里去找车子呢？”

南振岳道：“我们骑来的马匹，不知是否还在？”

艾如璩道：“马身上，被瑶山五毒做了记号，哪里还能活得到现在？”

接着嫣然笑道：“不要紧，我们到大路旁，找个农家投宿，明天一早，准可找上一辆车子。”

南振岳道：“也就只好如此。”

当下就和卫劲秋、陆明慧两人作别，迳向对面石室走。

去。

艾如瑗跟在南振岳身后说道：“大哥，还是由我来抱着伯母走吧！”

南振岳道：“这个如何使得？”

艾如瑗瞧瞧身后没人跟来，脸上一红，幽幽的道：“大哥的娘，也是我的娘咯，你怎么也和我客气起来了？”

南振岳被她说的发呆，汕汕的道：“如此有劳妹子了。”

艾如瑗俯首一笑，双手轻轻抱起岳夫人，走出石室。

卫劲秋、陆明慧两人送到石室出口，卫劲秋道：“但愿南兄此去，顺利医好伯母病症。”

南振岳一手拉动铁链，开启石板，然后拱拱手道：“这里就全仗卫兄和陆姑娘照拂了。”

两人出了石室，只见两个青衣童子，仗剑守在门口，瞧到南振岳和艾如瑗出来，其中一个道：“南少侠、艾姑娘，可是要走了？”

南振岳点点头道：“家母身患重病，令师又遭人暗算，在下此刻急于找医治疗……”

两个青衣童子吃了一惊，急急问道：“家师几时中人暗算？”

南振岳道：“此事说来话长，详细情形，卫兄自会奉告，在下此行，不但是替家母求医，而且也是和令师疗伤有关，五日之后，不论有无把握，在下当尽速赶来。”

两个童子似乎有些不信，但他们知道自己师傅对南振岳十分推重，却也不敢多说，口中应了声“是”。

两人走出石室，刚一奔下山坡，瞥见左侧林中，似有人影一闪！

南振岳目光何等锐利，心中暗暗冷哼一声：“桃花源的人，果然还留在这里监视，今晚给我碰上了，活该是你倒楣！”

心念转动，正待飞掠过去，出手把那人制住，忽见那人忽然探头朝四下一阵打量，迎着自己两人走来。

南振岳看得暗自奇怪，那人业已走到身前不远，躬身说道：“来的可是南少侠和五姑娘吗？”

南振岳右手暗暗蓄劲，沉声说道：“你是何人？”

那人低声道：“小的奉命在此等候，两位请随小的来。”

艾如瑗听他叫自己“五姑娘”，分明是桃花源的人，这就问道：“你是谁叫你在这里等候的？”

那人道：“小的奉命而来，送两位前去。”

艾如瑗道：“那是大姐叫你来的了？”

那人没有作声，转身就朝林中走去。

南振岳、艾如瑗跟在他身后，进入一片密林，南振岳目能夜视，一手按着剑柄，炯炯双目，不住的朝四下流动。

这一片密林，十分黝黑，走了盏茶光景，便已穿林而出，只见林外草丛间，停靠着一辆马车。

那人转身道：“两位快上车！”

艾如瑗抱着岳夫人反而迟疑起来，回头问道：“大哥，我们上不上去？”

南振岳早已抱定了决心，点头道：“上去吧！”

说着，从艾如媛手上接过母亲，等她上了马车，然后也跨了上去。

那人替两人放下车帘，立即长鞭一挥，发出“叭”的一声脆响，马车立即疾向前面驰去。

艾如媛附着南振岳的耳朵，轻声说道：“大哥，你还是把伯母交给我吧，万一有事，你也可以腾出手来。”

南振岳点点头，就把母亲让艾如媛抱了。

马车奔行得相当快速，一阵工夫，足足跑出了十几里路，驾车的汉子忽然一勒马头，转入了一条荒僻的小径。

南振岳见他忽然舍了大路，改走小径，不觉推开车帘，凝目瞧去，但见这带丘岭起伏，绵连不绝，沿路看不到一处村舍房屋。车子只是沿着山脚下，狭窄的泥石小径上奔行。

心中虽觉动疑，但他艺高胆大，却也并不在意，暗想：“他走的也许是捷径，宫如玉纵有诡计，也决不会在这里有所埋伏。”

当下也就放下车帘，任由那驾车的驰去。

这样足足驰了两个更次，车行忽然平稳，似已转上大路，南振岳也并没有再看，只是在车上闭目养息。

又奔行了四五里路，马车渐渐缓了下来，终于在路旁停住。

艾如媛睁目道：“大哥，是不是到了？”

南振岳掀帘瞧去，原来车子已停在一座广大庄院的侧面，这里敢情是庄院边门，两扇高大黑门，紧紧闭着，没有丝毫人声！

不，整座庄院矗立在夜色之中，也不见一丝灯光！

夜深了，庄院中人，自然都已睡了。

南振岳目光一瞥，问道：“这里就是黄家堡了么？”

驾车汉子并没有回答，纵下车辕，回头道：“两位请稍等。”

不待两人多说，大步跨上石阶，举手扣动门环。

奇怪的他虽在扣动门环，却丝毫没有声音，只听呀然一声，木门开了，走出一个身穿灰色衣衫的老人。

他手上既没拿灯，里面也不见灯光，就好像是等在门口一般！

老仆人当门而立，打量了马车一眼，问道：“你们是哪里来的？”

驾车汉子道：“五福银为首。”

探手从怀中摸出了一块铁牌，托在手中。

艾如璩低低的道：“他果然是大姐手下，大姐是以银福为记……”

那老仆人朝驾车汉子手上望了一眼，点点头道：“请吧！”

他口中说着“请吧”随手砰的一声，却把黑门重又关上。

驾车汉子回身跃上马车，手上长鞭一扬，车子又转动了！

南振岳瞧得大奇，正待问话，只见马车沿着庄院朝后驰去，心中暗想：“敢情是要从后门进去了？”

思忖之间，马车已驰出十余丈远，果然在两进矗立的高

大院落之间，一道围墙下另有两扇黑漆大门。

马车堪堪驰近，突听砰然两声，两扇木门，顿时大开，驾车汉子丝毫没停，长鞭一扬，驱车直入。

门内是一个十分宽敞的天井，马车在中间刹住，那驾车汉子一跃下车，替两人打起车帘躬身道：“南少侠，五姑娘可以下车了。”

南振岳当先跨下车子，然后扶着艾如瑗下车，一面问道：“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驾车汉子道：“小的奉命送两位来此，其余一概不知。”

说完，纵身上车，一紧缰绳，打了一个回转，飞快的朝门外驰去。

两扇大开的木门，又砰然关了起来。

这种情形，当真有些神秘！

天井依然黑沉沉的，没有一点灯光。南振岳眼看艾如瑗抱着母亲，自己两人自下车之后，站在天井中间，也没见有人理睬，不由皱着眉头，正待发问！

只见那灰衣老仆，蹙了过来，含笑说道：“两位请随我来。”

转身朝右走去。

南振岳道：“这里可就是黄家堡么？”

灰衣老仆点点头道：“正是黄家堡。”

南振岳还待再问，但却问不出话来，自己两人是按照宫如玉所说，护送母亲来的，但宫如玉并没说出到了黄家堡，该找什么人？

艾如瑗问道：“你家堡主在么？”

灰衣老仆道：“不知两位要找大庄主？还是二庄主？”

艾如瑗道：“你们两位庄主，想来都是五福堂的护法了？”

灰衣老仆迟疑道：“这个小老儿就知道了。”

艾如瑗冷哼一声，道：“紫福东来，你叫他们一起出来。”

灰衣老仆怔得一怔，奇道：“姑娘说什么？”

艾如瑗暗暗忖道：“看来他真的知道了。”

这就冷声道：“快去通报你们庄主，就说五姑娘来了。”

灰衣老仆道：“是……是……小老儿就替两位带路。”

他三脚二步，奔近南首一道紧闭的圆门，举手拍了两下，恭敬的道：“两位请入门内，自有迎接的人。”

圆洞门启处，从里面迎出一个青衣童子。

灰衣老仆低低喝道：“两位贵客来了，你快去通报二位庄主。”

那青衣童子应声“是”，一面躬身道：“两位请先到客室宽坐。”

这圆门内，是一条白石铺成的甬道，两边种着花木，两人由那童子带路，进了一座精致的小院落中。

只觉眼前一亮，繁花似锦，朱栏掩映，中间一幢雅室，灯光通明。

南振岳、艾如瑗，跨进入雅室，但见窗明几净，打扫的一尘不染，四角挂着明角宫灯，照耀如同白昼。

艾如瑗目光一转，瞧到左首靠壁处，正好有一张紫檀雕

花锦榻，这就缓缓的走去。把手上抱着的岳夫人，轻轻放在锦榻之上。

那青衣童子朝两人躬身道：“两位请坐，小人立时进去通报。”

说完，又是躬身一礼，迅速转身而去。

他才退去，另一个青衣童子，送上茶来，说道：“两位请用茶。”

放下茶碗，躬身退下。

这原是一瞬间的事，但南振岳瞧在眼里，不觉暗暗惊奇！这两个童子，年纪不大，来去之间，步履轻捷，分明也都有一身武功！

看来这黄家堡当真是卧虎藏龙，虽三尺之童，都是怀有武功的人，由此可见两位庄主，更非寻常之辈了。

心中想着，只听一阵轻快的步履之声，自远而近。

转眼之间，从门外快步走进两人，前面一个年约四旬以上，紫脸黑髯，身躯魁武，稍后一个不过三十来岁，面色白净，像个文弱书生。

两人才一进门，那黑髯汉子呵呵一笑，拱手道：“两位光临寒庄，愚兄弟有失迎迓，还望多多恕罪。”

此人话声不响，但声音如金铁相击，显然有着极深厚的内功。

艾如璩螭首微抬，轻声道：“紫福东来。”

黑髯汉子和白脸书生听得同时一震，愕然相顾。

黑髯汉子惶恐的躬下身去，吃惊道：“是五姑娘玉驾，属

下有眼无珠，罪该万死……”

艾如璩微微一笑道：“两位不用客气，这是我大哥南振岳。”

两人慌忙又朝南振岳抱拳作揖道：“原来是南少侠，属下兄弟久仰。”

他们说话神色，还是十分恭谨。

南振岳连忙还礼，口中连说“不敢”。

黑髯汉子环目一顾，望了锦榻上的岳夫人一眼，躬身道：“五姑娘玉驾莅临，可有什么吩咐么？”

他口中虽然说的恭谨，但对艾如璩、南振岳两人，夤夜带着一个重伤垂危的老尼姑前来，心中也不无怀疑。

艾如璩从怀中摸出官如玉的银钗，随手递了过去，一面说道：“我和两位从没见过，这是大姐的银福令，两位总认识吧？”

黑髯汉子双手下垂，只望了银钗一眼，口中连声应“是”，道：“大姑娘传下银令，不知有何差遣？”

艾如璩收起银钗，纤纤玉指，朝锦榻上的岳夫人指了指，道：“这是我义母，身患重症，要暂借贵庄养息几天。”

黑髯汉子连连躬身道：“五姑娘能在寒庄恒盘几天，乃是寒庄无上光辉，属下立时要他们收拾一处精舍，好让两位和太夫人下榻。”

说到这里，略一沉吟，又道：“太夫人贵恙如何，不知可要延医诊治？”

艾如璩道：“不用了，你只要替我们准备两间静室就

好。”

黑髯汉子道：“属下遵命。”

立即回过身去，朝白脸汉子道：“有劳二弟，速去兰渚精舍收拾收拾，并要她们抬一张软榻来，伺候太夫人前去。”

那白脸汉子道：“小弟领命。”

说完，躬身一礼，正待退去。

艾如瑗叫道：“且慢！”

白脸汉子道：“五姑娘还有什么吩咐么？”

艾如瑗道：“我们此行十分隐秘，贵庄的人，不得泄漏行藏。”

黑髯汉子道：“五姑娘只管放心，纵使五姑娘不说，寒庄上下，也无人敢泄漏半句。”

艾如瑗道：“这样就好。”

南振岳道：“妹子，我们还没请两位庄主的大号呢？”

黑髯汉子道：“不敢，属下黄承业，他是舍弟承斌。”

话声出口，回头道：“二弟快去吧！”

黄承业抱拳道：“五姑娘，南少侠远来，想必腹中饥饿，时值深夜，准备不及，属下已命厨下做了几式宵夜粗点，粗肴水酒，聊表敬意。”

说完，举掌轻轻一击，只见两个青衣小童，各自捧着一个银盘送上酒菜。

黄承业口中虽说准备不及，其实端上来的菜肴，依然十分精致，桌上放了八式下酒小菜，一壶美酒，和一窝热腾腾的窝面。

黄承业让南振岳、艾如璩入席，自己在侧相陪，青衣童子替三人面前斟满了酒。

黄承业端起酒杯，起身恭敬的道：“属下谨以地主之谊，先敬南少侠，五姑娘一杯。”

南振岳连忙起身道：“家母身罹重症，夤夜打扰，兄弟已感不安，大庄主如此客气，兄弟如何敢当？二庄主还没回来，咱们稍等无妨。”

艾如璩接口道：“大哥说得极是，我们还要打扰几天，大庄主毋须客气。”

黄承业在江湖闯荡多年，鉴貌辨色，自然看得出艾如璩一口一声的“大哥”，口气亲密，显出她和南振岳之间，关系不同寻常。

闻言忙道：“属下二弟，此时还有事呢，不用等了，今晚能蒙南少侠，五姑娘惠临寒庄，实是属下莫大荣宠，两位行程辛苦，快请先吃些东西才是，也好早些休息，属下先敬两位一杯。”

一举手，干了手中一杯酒。

南振岳一天没吃东西，腹中早已饥饿，心中虽觉自己两人深入虎穴，对方言辞恭敬，但敌友未明，这黄家堡有许多地方，似乎透着神秘。

但自己和艾如璩都是不怕百毒的人，不用担心他们在酒菜中暗做手脚，这就爽朗一笑，道：“大庄主盛情款待，兄弟先行谢过。”

说完，举杯一饮而尽。